

田浩江音乐会落幕，余音穿透时光

田浩江 音乐会有感

我从2007年开始录制大华府地区的各种演出活动，在近20年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包括肯尼迪中心在内的所有大华府的知名剧场录制过所有大华府地区的重要演出，人称“华府第一拍”。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从来没有被任何一场演出活动像田浩江的音乐会一样感动过。

作为主拍，我所在的摄像机的机位永远是全场最后方的中心，因此舞台上和观众席上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在这次田浩江音乐会上，我看到一个老者在舞台灯光的映照下，两眼发红，泪流满面，双手不停的擦拭双眼，试图阻止住不断涌出的泪水；我也看到很多人在擦拭眼泪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身体在微微颤抖。整场音乐会2个多小时没有中间休息，从后门到前台的两条通道一直没有人走动，一直到演出结束，我也没见到一个人提前离席退场。在我近20年的录制过程中，这种场面是绝无仅有的。我觉得很明显的—个原因，是这次观看演出的观众大部分都是50、60后，还有不少70后。田浩江在演出中讲到：“我们这一代人，是跟着几种歌曲长大的，我们的儿歌，我们的“靡靡之音”，还有我们的革命歌曲”。田浩江讲的这个长大的过程，就是现场大部分观众的成长过程，这些人都是生在红旗下，经历过物质匮乏到逐步富裕的一代人，是经历过留学创业中各种辛酸苦辣的一代人，是见证了时代的变革，看见过自己的祖国由贫穷落后到可以与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代人，他们的亲身经历赋予了歌曲特殊的意义，让他们在歌曲中既可以怀念失去的青春，也可以确认自己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打拼的历史角色。这场音乐会之所以催人泪下，实质上就是田浩江音乐会上的那些他们跟着一起长大的歌曲，让他们看到了当初从国内那个充满理想，敢于出国闯荡的年轻自己，到异国他乡历经沧桑日益变老百炼成钢的全过程。在这种情感的冲击下，尤其是当全场高声唱起《我的祖国》时，他们不仅是随着怀旧歌曲含着热泪在怀念祖国，更是在感恩祖国的日益强大让他们在远离故乡的海外更加自豪和骄傲。(文/赵维克)



【编者按】九位作者以多元视角记录了田浩江音乐会的震撼体验，文字捕捉到了田浩江声音的灵魂穿透力，从观众反应折射时代集体记忆，轻鸣梳理艺术家国际化的艺术轨迹。九篇观感如同多声部合唱，共同诠释了男低音艺术家的生命厚度——既有歌剧殿堂的华彩，又有胡同烟火气的真挚，更见其以音乐为桥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毕生追求。

那一个低音，如此震撼！ 田浩江“唱聊”音乐会观后感

田浩江的唱聊音乐会，是一次心灵的触动，更是一次声音的洗礼。置身其中，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男低音的力量与深度；第一次如此贴近一个真正的男低音——世界级的男低音！那不是普通的低音，也不是简单的厚重，而是一种来自人类极深处的灵魂根部的震颤。真正伟大的声音，不是靠炫技去征服，而是用内敛的力量去唤醒。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几乎停止了呼吸，那一刹那，世界仿佛静了下来，只剩下那一道低沉厚实的音流直穿而来，这种穿透，进入我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多么稀有、多么顶级的声音，他已不是噪音，而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种高度的存在。这种男低音，几十年都难得一遇。在如今追求速度与浮华的时代，这样的声音反而显得弥足珍贵！他不炫技，不浮夸；他沉稳，他宽厚；他能以一人之声稳住整个舞台，甚至能让整个剧院沉默，也能让整个

剧院欢呼。男低音的魅力，不像高音那样直接击中听觉的“惊艳”，他更像是一股低沉的磁力，在不动声色间，牢牢吸引住我所有的注意力。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分心，只能全身心地“听”他，去“感”他。那不是听觉，是体验，是身体与声音的共鸣。他的每一次呼吸，他的咬字，他的每句歌唱都让我意识到：原来人体本身就是一件乐器，是可以被调律的，是会产生共鸣的！他的每一个低音音符，就像一滴沉入心湖的水滴，在我心中漾起久久不散的涟漪。我终于发现，这些声音是从他的心底唱出来的！这声音告诉我，这样的男低音不只是技术，是灵魂与生理契合，是对“声音之道”常年累月的修行，是一种人格的气场，更是一种音乐哲学的厚度。

在田浩江低沉而悠远的嗓音中，我重新审视了“情绪”的存在。他用歌声讲述人生，讲述悲欢离合，使我联想起许多被压抑

或忽视的感受。我开始相信，歌唱不只是艺术，更是对自我心灵的抚慰与释放。

他在唱聊讲述中没有故作姿态，却字字入心。他讲述音乐人生的点滴时，那些舞台的灯光、后台的静默、掌声的热烈与欢呼，一幕幕让我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让我回想起童年第一次听音乐会的情景，仿佛时光被唤醒。

唱聊音乐会让我明白，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它可以象是我们每天的呼吸一样，平凡而亲切。一段旋律、一句歌词，都可以为平凡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田浩江散发的热情与智慧让我想到：无论年龄几何，只要内心还对世界有共鸣，就永远可以继续创造辉煌……我，会记住那个低音，记住那个晚上。从此，男低音不再是一个音域的名称，它成了我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深、沉、稳、宽、广，也令我难以忘怀！(文/史清风)

作为一名声乐老师，也有幸参与了本次“唱聊会”的组织工作。这既让我从幕后走到台下，也让我以一个听众的身份，真正沉浸在这场音乐与人生交织的美好时光中。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走进心灵的畅聊之旅。

田浩江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和温暖。他用他那磁性而深沉的男低音，轻松自然地将我们带入一个又一个音乐片段，从经典的歌剧咏叹调，到令人回味的童年歌谣，再到那个年代特有的“靡靡之音”，每一首歌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既是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他不再只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大歌唱家，而是像一位走进观众中间、用最真挚的声音与大家交流的朋友。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70岁的他，依然拥有那么清晰、响亮、动人的声音。他的声音依旧挺拔、温润、富有穿透力，而且极富情感张力。尤其是当他唱起意大利经典曲目时，那种对美声唱法的精准掌握，完全展现了他几十年来的功力积淀。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当他拿起吉他自弹自唱时，那声音竟然变得无比亲切、温柔，没有丝毫歌剧的“架子”，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讲述他年轻时听的歌、唱的梦。这种能随意切换、自由表达的能力，真的是只有几十年舞台经验才能练出来的功夫。

这次唱聊会不仅是一次演出，更像是一次分享会，一次代际之间的温柔对话。田老师不仅唱歌，畅聊自己的人生，还与年轻的女高音 Jessica 访谈，看她演唱。鼓励她要克服困难，走歌剧的道路，更激励她要唱好每一首中文歌。平实的话语里，透着的是一位前辈的关爱，那一刻，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

这场唱聊会带给我的，不只是音乐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和教学上的启发。田老师用他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是活的，是流动的，是可以超越年龄、风格和形式的。他用声音唱出了70岁的智慧，也唱出了年轻的心。

我相信，田浩江老师的这场“唱与聊”，在每一位观众心中都留下了一份温暖，也种下了一颗继续热爱、继续歌唱的种子。(文/裔国芳)

田浩江唱聊音乐会一点感想

初夏六月的夜晚，华盛顿JCC的音乐厅里，灯光渐暗，一位身材魁梧的东方男子缓慢走上舞台，他不是西装革履的典型歌唱家，而随意的着装更像一位邻家大叔。当他开口讲述自己年轻的经历时，台下近300名的观众不约而同地进入兴奋状态。田浩江—这位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的艺术家、全球演出1400余场的歌剧明星，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了艺术与生活的“诉说”……

唱聊会的形式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艺术再现。田浩江大师的幽默谦逊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没有艺术家

的架子，他不只是在“表演”，更是在“分享”。当他唱起那些怀旧歌曲时，台下合唱团成员们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加入，声音交融，没有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只有音乐本身的魅力。这种互动打破了传统音乐会的单向传播模式，创造了一个共生的艺术空间。我注意到，当田浩江老师鼓励大家合唱时，观众里几乎都是各合唱团的，他们马上崭露头角，用混声合唱的原理轻声唱，让人感觉好像事先排练过，在这种氛围中，表演者与观众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示”，而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是业余爱好者，白天是程序员、教师、医生、自由职业者晚上和周末才化身歌者。田浩江大师的起点和成功不是“天才神话”，而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执着与热爱创造的奇迹。这种叙事对业余艺术爱好者产生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它打破了专业与业余之间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让艺术回归到人类表达的本真境界。

签名书籍《角斗场的“图兰朵”》的馈赠，为这场精神盛宴增添了思想深度。田浩江大师在书中描述的不仅是个人的艺术历程，更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角力与融合。

这让我们思考业余艺术团体的文化使命—我们或许没有世界级的舞台，但同样承担着传承文化、沟通心灵的职责。

当唱聊会结束，赞美之词如雪花纷飞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欣赏一场精彩演出的喜悦，星光艺术团四十多位团员眼中闪烁的不只是对田浩江大师的敬佩，还有对自己艺术的重新想象及一种集体觉醒的兴奋。田浩江大师用他的故事重新定义了艺术的价值—它不在于你做什么工作，而在于你以怎样的灵魂去生活；不在于你站在哪个舞台，而在于你是否真诚地表达。

回望这场唱聊会，最珍贵的或许不是那些优美的歌声，而是田浩江大师展示的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他证明了一点：伟大的艺术不仅存在于辉煌的音乐厅，也诞生于平凡的生活里；不仅来自天赋异禀的天才，也源于普通人的执着追求。当我们星光艺术团的团员们走出音乐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感悟，也许是继续歌唱的勇气，也许是对艺术新的理解，但共同的是那种被点燃的热情：艺术是每个愿意拥抱它的人都可以享有的精神家园，让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生命中那片闪烁的星光。(文/李菲)